

教會自主與國族建構： 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進程*

趙竹成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

摘要

在國族形塑過程中，各種原生條件，如共同歷史記憶、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扮演著重要角色。烏克蘭在擺脫俄羅斯影響，重塑其國家主體性的歷史進程中，耗費漫長的時間在教會自主—脫離莫斯科的管理，成為真正的民族教會。但就東正教會的角度來看，一個民族國家教會的獨立不僅只是個別國家的問題，還牽涉到普世東正教會的教法傳統，這也涉及到東正教關於教會與國家關係的認知。此外，烏克蘭正教會的獨立又牽涉到兩個無法迴避的議題：烏克蘭信眾對於教會歸屬的認同以及莫斯科教會的立場和影響力。本文以烏克蘭正教會獨立為核心，討論東正教會的組織，烏克蘭正教會獨立的歷史以及烏克蘭當代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及其對烏克蘭社會的影響。

關鍵詞：烏克蘭、俄羅斯、君士坦丁堡、東正教會、凱薩教皇主義

* * *

* 承兩位審查人審閱指正，本文才得以完善，謹此致謝。

壹、前言

2018年11月11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區（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自行宣告原不被普世東教會承認的烏克蘭東正教會基輔牧首區（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Кие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УПЦ-КП）「自主」（автокефалия）。爲此，俄羅斯東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РПЦ-МП）宣布與君士坦丁堡牧首區中斷關係。到2018年12月15日，烏克蘭境內的兩個不被俄羅斯正教會及普世東正教會承認的教會：烏克蘭東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及烏克蘭自主正教會（Украинская автокефальн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УАПЦ）在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П.А.Порошенко）的見證下，合併成爲統一的「烏克蘭東正教會」（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Украины-ПЦУ）。到2019年1月6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區正式簽發「詔令」（ТОМОС），自此烏克蘭東正教會自認爲獨立。

這事件標誌著烏克蘭自1917年嘗試建立獨立國家未竟全功之後，終於在2019年透過教會脫離莫斯科牧首區之舉，實現烏克蘭在國族建構過程中，「去俄羅斯化」的重要環節。¹

¹ 目前有關於前蘇聯地區國族建構的專著不少，例如Pål Kolstø利用族群整合爲途徑，討論拉脫維亞和哈薩克的案例（Kolstø 1999）。此外Rico Isaacs及 Abel Polese透過中亞（哈薩克），外高加索地區（喬治亞，亞塞拜然）不同政治體層級的實例，如獨立的共和國，共和國治下的自治共和國（喬治亞的阿布哈茲以及俄羅斯的韃靼斯坦）對族群認同議題進行分析（Isaacs and Polese 2016）。本書中比較和本文主題接近的是Yves-Marie Davenel與Eunsil Yim合著的「Relig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Crimea」，但是本篇不是以烏克蘭正教會爲案例，而是以伊斯蘭在克里米亞韃靼人的認同形塑的意義進行討論（Isaacs and Polese 2016, 65-82），因此其參考性相對較少。如果將國族建構，烏克蘭，宗教等詞當作關鍵字，則聚焦性益形縮小。在Christopher Williams與 Thanasis D. Sfikas的編著中收錄Viktor Stepanenko及Sergei Sorokopud合著的「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he Ukraine」。本文中兩位烏克蘭學者分析烏克蘭國族認同元素時提出了轉型社會，全球架構，外部鄰國因素，族群文化社群等焦點，但未將宗教教會列入討論（Williams and Sfikas 1999, 184-210）。討論烏克蘭國族建構最爲詳盡的是烏克蘭籍學者Kuzio（1998），但是獨缺教會這一部分。Simons和Westerlund雖然加入宗教因素來討論國族建構，卻是將烏克蘭的例子放在「宗教外交和教會關係」（Religious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Orthodox Relations）的架構底下，與喬治亞正教會一起處理，而且其焦點是放在教會與教會關係的變化，這其中又以喬治亞正教會的討論較多。且該篇論文關於烏克蘭正教會關係的變化又主要放在

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事件關連到宗教傳統與當代政治社會現象兩個層次：

第一、普世東正教會宗法組織的運作傳統。亦即烏克蘭東正教會的獨立過程與傳統的教會獨立過程是否相符而可被承認為合法之舉；

第二、烏克蘭追求獨立過程中，國家主體意識的塑造和整合。也就是教會獨立在國族形塑過程中的意義為何，而這部份和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烏克蘭的傳統角色又有密切關聯。

本文將以烏克蘭東正教會脫離莫斯科牧首區為案例，說明下列議題：

- 一、普世東正教會組織結構與教會獨立程序；
- 二、國族建構與教會獨立的連結；
- 三、事件的遺緒；

貳、普世東正教會組織結構與教會獨立程序

一、普世東正教會組織結構

東正教會並非如羅馬天主教會形成一個類似中央管制體制的行政機構，因為在東正教的認知中，羅馬教皇本身也僅是一個主教，和其他基督宗教的主教沒有特別高的地位身分和權力。因為東正教會認為教會唯一的領袖只有主耶穌，所有主教也都只是主耶穌的門徒。彼此之間或有資歷的長幼，但沒有地位高低之分。基於此，各教會之間地位平等，互相不干涉各教會的內部事務，成為東正教會的普遍法則。

當今的普世東正教會（Вселе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是由15個自主教會（поместны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церкви，又稱автокефальные церкви）組成，每個獨立教會除了本國境內的教區（епархии），地方教會以外，較大的獨立教會還會在國境外有由獨立教會授權的自治教會（автономные церкви或是自決教會самоуправляемые церкви）（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1980, 138）。

1990年以後，到2014年俄羅斯和烏克蘭關係惡化以前，且沒有觸及宗教對於烏克蘭國族建構的角色議題（Simons and Westerlund 2016, 31-35）。

目前組成普世東正教會的15個獨立教會如下表：

表1 普世東正教會

教會	建立時間	宗座所在地	執禮使用語言 (Языки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
1. 君士坦丁堡正教會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381年 / 自451年起為牧首制 (патриархат) ²	伊斯坦堡	希臘語 / 其他民族語言
2. 亞歷山大力亞正教會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1世紀使徒馬可 / 自451年起為牧首制	亞里山大力亞	希臘語 / 阿拉伯語 / 非洲各民族語言 / 英語 / 南非英語
3. 安提阿正教會 (Антиохий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1世紀使徒彼得及保羅 / 自451年起為牧首制	大馬士革	阿拉伯語
4. 耶路薩冷正教會 (Иерусалим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1世紀 / 自451年起為牧首制	耶路薩冷	希臘語 / 阿拉伯語
5. 俄羅斯正教會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988年成立隸屬君士坦丁堡的基輔都主教區 / 1448年自選都主教 / 1589年正式成為自主教會 (автокефалия)	莫斯科	教會斯拉夫語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 / 各民族語言

² 牧首патриарх是部分教會最高領袖的稱謂，也是教士品級中最高一級。請參考文末附錄1。

表1 普世東正教會（續）

教會	建立時間	宗座所在地	執禮使用語言 (Языки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
6. 喬治亞正教會 (Груз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1世紀使徒安德烈及西蒙 / 457年由安提阿正教會獨立	提比里西	古喬治亞語
7. 塞爾維亞正教會 (Серб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4世紀 / 1219年自君士坦丁堡獨立	貝爾格勒	教會斯拉夫語 / 塞爾維亞語
8. 羅馬尼亞正教會 (Румы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4世紀 / 1885年自君士坦丁堡獨立	布加勒斯特	羅馬尼亞語
9. 保加利亞正教會 (Болгар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866年 / 919年自君士坦丁堡獨立	索菲亞	教會斯拉夫語 / 保加利亞語
10. 賽普勒斯正教會 (Кипр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47年使徒巴拿巴 (ап. Варнава)	尼柯西亞	希臘語
11. 希臘正教會 (Элладская (Грече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1世紀使徒保羅 / 1850年自君士坦丁堡獨立	雅典	希臘語
12. 阿爾巴尼亞正教會 (Алба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10世紀 / 1937年自君士坦丁堡獨立	地拉那	阿爾巴尼亞語 / 希臘語 / 阿羅馬尼亞語 (又稱馬其頓-羅馬尼亞語、瓦拉幾語)

表1 普世東正教會（續）

教會	建立時間	宗座所在地	執禮使用語言 (Языки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
13. 波蘭正教會 (Поль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公元10世紀 / 1948年自俄羅斯正教會獨立	華沙	波蘭語 / 教會斯拉夫語 / 烏克蘭語 / 葡萄牙語 (巴西)
14. 捷克暨斯洛伐克正教會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Чешских земель и Словакии)	公元9世紀聖人基利爾及梅佛地 (свв. Кирилл и Мефодий) / 1951年自俄羅斯正教會獨立	普列索夫 (Прешов)	教會斯拉夫語 / 捷克語 / 斯洛伐克語
15. 美國正教會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Америке)	公元1970年自俄羅斯正教會獨立	華盛頓	英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獨立教會之下，依照各教會的實際情形，在獨立教會的授權下會有自主程度不一的自治教會 (автономные церкви)，自決教會 (самоуправляемые церкви) 或是教區長轄區 (экзархат)。³在制度上，前述三種教會都隸屬於自

³ 無論是「自決教會」，「教區長轄區」或是「自治教會」都是「自主教會」轄下，但是對於自己教會內部事務保有一定自治權力的教會。

根據俄羅斯正教會法典第8章，「自決教會」屬於莫斯科牧首區，其內部運作的權力基礎來自莫斯科牧首區頒予的詔令 (томос)。「自決教區」內教區的建立或解散，須由「自決教會」報請莫斯科牧首區做最終決議。且「自決教會」須遵守莫斯科牧首區的決議，而「自決教會」的領袖須由莫斯科牧首區通過的候選人中選出。

而「教區長轄區」，根據俄羅斯正教會法典第9章，「教區長轄區」範圍是依照民族區域的原則。「教區長轄區」的組建，解散，命名和轄領區域範圍都是由莫斯科牧首區決定。與「自決教會」一樣，「教區長轄區」必須遵守莫斯科牧首區的決議。「教區長轄區」內教區的建立或解散，須由「教區長轄區」報請莫斯科牧首區做最終決

主教會，而無論是哪種教會，構成教會的主教區（епархия）都是隸屬於自主教會的統合框架之下。

我們以「俄羅斯正教會」為例來說明教會的組織結構。⁴

俄羅斯正教會轄區（юрисдикция）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亞塞拜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拉脫維亞，立陶宛，塔吉克斯坦，土庫曼，烏茲別克斯坦，愛沙尼亞，以及其他境外國家地區（法典第1章第3條）。俄羅斯正教會法典中正式列入具有自治權力的下屬教會是自決教會（самоуправляемые церкви）及教區長轄區（экзархат）。自決教會有維拉脫維亞正教會，（Латвий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摩爾多瓦正教會（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Молдовы），愛沙尼亞正教會（Эсто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法典第8章第16條），以及專門另外列出的烏克蘭正教會（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法典第8章第17條）（Московская Патриархия 2000, 27）。⁵另有在俄羅斯正教會法典未列入，但是列入俄羅斯正教會轄下的俄羅斯海外正教會（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 -РПЦЗ）（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a）。教區長轄區則是法典中所列白俄羅斯教區長轄區-白俄羅斯正教會（Белорусский Экзархат-Бело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法典第9章第15條），以及未在俄羅斯正教會法典列出的西歐教區長轄區（Патриарший экзархат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b）以及東南亞教區長轄

議。「教區長轄區」的領袖是由莫斯科牧首區選出後，由莫斯科牧首任命。

至於「自治教會」，因為俄羅斯正教會法典中沒有專章解釋，只能由間接證據理解其特質。首先，「自治教會」所在國家都是主權獨立國家，而且也非前蘇聯境內國家。其次，在法典中沒有任何關於自治教會組織運作，領袖選任方式的說明。第三，法典中關於各級權力機構，如「全體大會」（Поместный собор）（第2章），「主教聯合大會」（Архиерейский собор）（第3章），「牧首」（Патриарх Московский и вся Руси）（第4章）以及「神聖宗教會議」（Священный Синод）的各項權力說明中，都有針對「自決教會」和「教區長轄區」的部分，但是通篇未出現「自治教會」。由以上討論判斷，「自治教會」是在形式上受俄羅斯正教會領轄，而不是如「自決教會」和「教區長轄區」，是俄羅斯正教會的法定組成機構。

⁴ 資料來源皆參考自莫斯科牧首區（Московская патриархия）出版的「俄羅斯正教會法典」（Уста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Московская Патриархия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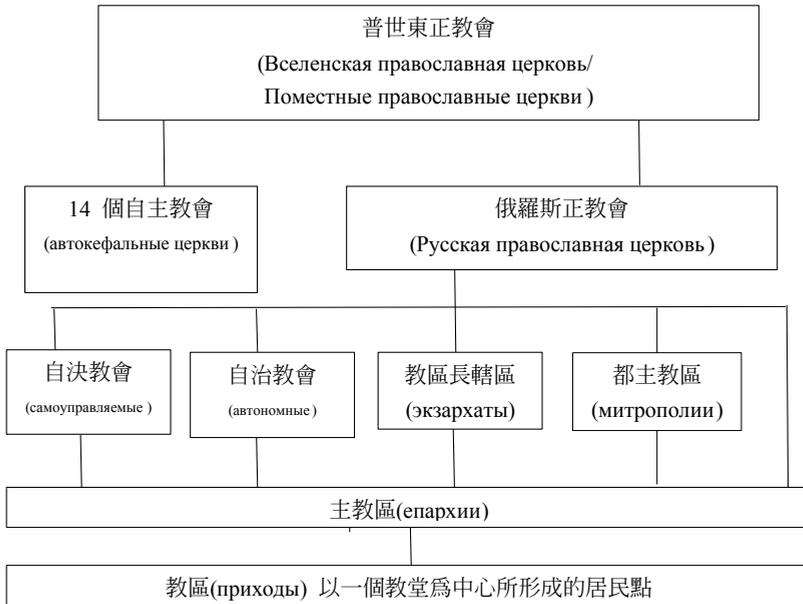
⁵ 根據法典，烏克蘭正教會有最大的自主權利（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является самоуправляемой с правами широ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區（Патриарший экзархат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c）。

自治教會並未正式列入俄羅斯正教會法典，但根據俄羅斯正教會資料，目前隸屬俄羅斯正教會的自主教會為中國正教會（Китай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芬蘭正教會（Финлянд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及日本正教會（Япон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⁶前述所有俄羅斯正教會轄下的主教區共計313個（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d）。

東正教會的基本結構請參考下列簡表。

表2 東正教會基本結構簡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⁶ 君士坦丁堡牧首在1996年成立香港及東南亞都主教區（митрополия Гонконга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到2008年君士坦丁堡正教會神聖宗教會議議決前述香港及東南亞都主教區的轄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及東南亞等國。法理上，就俄羅斯正教會的立場，中國境內東正教會皆隸屬於莫斯科牧首轄下的中國正教會。

由前述關於正教會的宗法組織可以發現幾個事情。首先，正教會的獨立教會或是下屬各教會大致是依民族-國家的範圍來劃定。第二，隨著國家性質的改變，相應的教會是可以由原轄上級教會脫離成爲獨立教會。第三，整個現有俄羅斯正教會的轄區原則是和俄羅斯帝國的領地相符。也就是說，現在的宗法組織是俄羅斯帝國留下的歷史遺緒。因此，現今各國如已是獨立國家，但是正教會仍歸俄羅斯正教會管轄，原因來自於宗教系統的繼承性，而非國家的政治性格。

由前面對於普世教區資料的分析，我們發現，現有15個獨立教會部分成員曾有隸屬關係，例如俄羅斯與君士坦丁堡，波蘭與俄羅斯，捷克與俄羅斯。換句話說，教會可以脫離其母教會。

接著，我們由歷史上的例子，試圖歸納出其脫離自主的規則，進而分析烏克蘭正教會所謂「獨立」的關鍵點在哪些層面。

二、教會獨立的分析

由歷史上的案例我們透過獨立和轉隸各一個事件來尋找其規律。

關於獨立的案例，我們以波蘭正教會來說明。

二戰之後隨著波蘭政府的成立，要求波蘭正教會獨立的問題正式登上檯面。1948年6月19日，以大主教提摩西（Тимофей, архиепископ Белостокский и Вельский）爲首的波蘭正教會代表團赴莫斯科，在6月21日和莫斯科牧首亞歷克謝依（Патриарх Алексей）會面，過程中正式提出獲得自主地位的請求。6月22日俄羅斯正教會召開最高權力機構神聖宗教會議（Синод），並有波蘭正教會代表團列席。該次會議決定由波蘭代表團團長提摩西傳達神聖宗教會議，賜福波蘭正教會獨立運作的決議（На эт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архиепископу Тимофею было вручено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инода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согласно которому Русская Церковь благословляет Польскую Церковь н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Московская патриархия 1948）。

第二年1949年，俄羅斯正教會公開正式通告1948年6月22日神聖宗教會議的決議，並在1948年11月22日取得俄羅斯正教會所有主教簽名（получило подписи всех епископов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自此波蘭正教會正式成爲自主教

會，與俄羅斯正教會平等共存（Московская патриархия 1949）。

至於教會的轉隸，則可以1686年基輔教區自君士坦丁堡改隸莫斯科的過程來討論。

就歷史的角度來看，莫斯科牧首源自於基輔都主教，而基輔教區的創立是君士坦丁堡牧首。所以基輔教區如何由君士坦丁堡轉移至莫斯科轄下就是一個重要回顧，

現今一般都認定俄羅斯於公元988年接受基督教，也就是這年被視為俄羅斯正教會成立之年。到1448年以前，君士坦丁堡轄下的基輔教區都主教都由君士坦丁堡任命。1439年，俄羅斯正教會不滿佛羅倫斯會議關於東西兩部教會合併的決議，驅逐由君士坦丁堡派任的都主教伊西多（Исидор），當時的莫斯科大公瓦希里三世（Василий 3）即鼓勵俄羅斯正教會脫離君士坦丁堡（Карташев 1991, 357）。1448年俄羅斯正教會在莫斯科自行選出約恩（Ион）為「基輔及全俄羅斯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евский и всея Руси），不再奉命君士坦丁堡。而後隨著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第三羅馬」的概念出現，莫斯科成為東正教社會中最重要的政治支柱，也使俄羅斯正教會的地位大為提高。直到1589年，君士坦丁堡牧首耶瑞米二世（Иеремии II），在確認「第三羅馬是莫斯科」（Третий Рим есть Москва）的前提下，正式宣告在莫斯科的俄羅斯正教會自主，並成為與君士坦丁堡平起平坐的牧首區。隨後到1590年取得包括3名牧首的所有160名主教簽字同意（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2019）。⁷但是這個詔令在條列俄羅斯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各教區時，沒列入基輔都主教區（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3）。這導致一個矛盾現象：基輔都主教在13世紀就離開基輔移座莫斯科，但是在基輔地區仍然有都主教區，教區仍屬君士坦丁堡而非莫斯科牧首區。這個現象到1654年，在烏克蘭加入俄羅斯後，國家和教區的整合變成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17世紀下半葉在今天俄羅斯西南部地區（當時沒有烏克蘭一詞，而是小俄羅斯。但為統整全文，本文仍沿用烏克蘭一詞）出現三種衝突：

⁷ 唯一未簽名的是當時沒有牧首的亞歷山大力亞牧首區。

1. 烏克蘭地區哥薩克社群內部在赫梅尼次基（Богдан Хмельницкий）死後，領袖蓋特曼之爭；

2. 奧斯曼帝國，莫斯科，波蘭的混戰，包括波土戰爭（1672~1676），俄土戰爭（1672~1691，1686~1700）及俄波戰爭（1654~1667）（Власов 2018）；

3. 1596年在羅馬教廷主導的不列斯特聯合（Брестская уния）背景下出現所謂希臘-天主教會（Греко-Католи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向東宣教（Дмитриев 2003）。

面對這種複雜的情勢，在當時君士坦丁堡牧首困坐伊斯坦堡，天主教波蘭勢力向東虎視眈眈，而1654年烏克蘭已和俄羅斯統一的政治前提下，莫斯科又已成為同為牧首的自主教會，烏克蘭的哥薩克社群和教會決定要求由君士坦丁堡轉隸莫斯科（Власовський 1998, 292-343）。

1685年都主教歌德昂（Гедеон Святополк-Четвертинский）及哥薩克首領薩莫羅維奇（гетман Ивана Самойлович）向當時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亞可夫（Патриарх Иаков）提出轉隸莫斯科的要求，但是遭到拒絕。1685年11月8日，莫斯科自行任命歌德昂為基輔都主教區都主教，並以伊凡五世及彼得一世具名致函君士坦丁堡牧首，要求基輔轉隸莫斯科。在得到奧斯曼土耳其的同意下，耶路薩冷牧首多西非二世（Досифей II）亦表示支持。君士坦丁堡牧首迪奧諾西四世（Дионисий IV）於1686年5月致函伊凡五世及彼得一世，詔文並有當時君士坦丁堡牧首區20個主教區所有主教簽名，同意基輔轉隸莫斯科牧首。在其詔文中文起確認「基輔都主教區屬於莫斯科牧首」（утверждающ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Киевской Митрополии от Патриарх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⁸

由1948年波蘭的案例以及1686年基輔轉隸莫斯科的案例，正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教會之間可以獨立或是轉隸，容或教會獨立或轉隸的原因，歷史背景，政治現實有其時空上的差異，但是其程序和要件基本上都一致。其程序可

⁸ 文件正本已損毀，現存副本收入「俄羅斯外交部所藏政府詔書與條約集第4冊」編號：175，176，177。Малиновский（1828）。關於該文件的翻譯及考證，請參考：Ченцова（2017）。

以歸納出下列幾個重點：1.欲自主的教會必須向其原上級教會提出正式自主的請求。2.上級教會召集最高宗教會議討論並同意。3.教會所有主教區主教需簽字同意。4.公開昭告（ГРАМОТА-ТОМОС）。

而由前述例子可以看出，無論是教會的獨立或是轉隸，其過程都和教會所屬的民族國家的政治情勢發展緊扣在一起，這其中牽涉到教會及教會所屬國家的獨立意志以及原上級教會的立場兩者之間的拉扯，在波蘭和莫斯科的例子中都是前者強過後者。

在這個原則釐清後，我們可以回顧烏克蘭在其爭取國家自主獨立過程中教會議題的重要性以及特殊性。

參、國族建構與教會獨立的連結

一、教會、語言、地域分歧與政治版圖

在討論烏克蘭的獨立問題時，必須將烏克蘭在這事件發生前的背景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首先，烏克蘭基本上是基督宗教信仰國家，除了羅馬天主教會以外，還有前述的所謂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但是還是以東正教信徒佔多數。

而在烏克蘭的東正教會有三個，分別為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УПЦ МП），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Кие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УПЦ КП）以及烏克蘭自主正教會（Украинская автокефальн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УАПЦ）。

根據2016年11月烏克蘭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烏克蘭社會學服務公司（Ukrainian Sociology Service при Институте социоло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Украины）的調查，信仰東正教的烏克蘭人中，39.4%自認屬於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25.3%為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而屬於烏克蘭自主正教會為4.6%（TASS 2017）。但是在烏克蘭正教會成立之後，在2019年11月根據烏克蘭民意調查中心拉祖科夫中心（Украинская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лужба "Центр Разумкова") 的調查，在信徒中13.2%歸屬新成立的烏克蘭東正教會，10.6%歸屬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而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則是7.7% (Горевой 2019)。

在2019年1月烏克蘭文化部公布的「關於2018年烏克蘭宗教組織現況調查」(Наказ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и України від 29.03.2019 р. № 257 «Про річну статистичну звітність з питань державно-конфесійних відносин в Україні за 2018 рік (релігійні організації)») 報告，烏克蘭境內主要東正教教會狀況如下：

表3 烏克蘭主要正教會狀況調查表

教會	宗教社群	修道院 / 修士	神職人員	修道院	學校	媒體
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	12437	215/4684	10419	18	4218	138
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	5363	63/230	3737	18	1046	50
烏克蘭自主正教會	1171	14/18	706	8	282	17

資料來源：Міні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и України (2019)。

值得注意的是，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主要社群分布在中部的維尼次州 (Винницькая область-1038) 及赫梅尼次基州 (Хмельницькая область-977)，⁹而西部的立沃夫州 (Льв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71) 以及伊凡—法蘭克州 (Ивано-Франковская-36) 最少。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則是以西部的利沃夫州 (Льв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496) 和中部的基輔州 (Кие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423) 最多，東部的哈立科夫州 (Харьк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31) 和盧甘斯克州 (Луганская

⁹ 數字表示社群數。

область-31) 最少。烏克蘭自主教會則是以西部的立沃夫州 (Льв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388) 和切爾諾波州 (Тернопо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202) 最多，東部的頓內次克州 (Донецкая область-3) 和奧德薩州 (Одесская область-7) 最少 (TASS 2017)。

由這些教會管轄的宗教社群所在地可以看出，烏克蘭東正教信徒與俄語人口和親俄—反俄人口的地理分布區呈現高度重疊的現象，也就是說，越向東，莫斯科牧首區教區越多，俄語人口越多，親俄氣氛越濃。反之亦然。這種文化，宗教的差異構成烏克蘭國族建構與國家自主性確立過程中深刻的危機與困難。

在政治上，於文化部正式登記的「正教會」都是合法教會，但是在宗教上，就普世東正教會而言，只有隸屬於莫斯科牧首區的烏克蘭正教會才是合法教會 (канони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這種現象的產生來自於國家 / 政府與教會之間深刻的連結關係。

二、國家 / 政府對教會的角色

烏克蘭東正教會脫離莫斯科的事件中，烏克蘭政府扮演著積極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是由於宗教信仰是形塑國族意識的各種原生條件之一，另外一方面則牽涉到在傳統上，東正教會對於國家與教會之間關係的定位有關。

2015年正當烏克蘭東部內戰最激烈時，烏克蘭第一任總統克拉夫楚克 (Л.Кравчук) 接受電視台訪問時指出：不存在烏克蘭國族 (Украинской нации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就克拉夫楚克的說法，因為烏克蘭沒有統一的語言，沒有統一的文化，沒有統一的宗教，因此烏克蘭國族是不存在的 (Днепр Днепрович 2015)。由這個角度出發，烏克蘭獨立之後即致力於國家意識，國族認同形塑的重要工程。尤其著力於歷史論述重建與烏克蘭語的使用，這部分政府可以運用國家力量確實掌握，那教會呢？

在政治學中關於政府與教會之間關係的論述並不少見，基本上是建構在基督教西部教會的歷史與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兩個脈絡中進行論證。這其中以美國為案例的主題尤佔多數，議題集中在關於政治與教會分立的實踐，宗教在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其牽涉到的民主政治憲政本質等議題為主流 (Zott 2012;

Hamburger 2002; Perry 1997)。雖然政治與宗教之間關係的理論和實際可以歸納出政教合一（integ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政教分立（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以及政教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等三種主要類型（郭承天 1999, 1），但是在關於政府與教會之間關係的類型分類中，烏克蘭與中國是兩個只存在「國家整合教會」（State integrates Church）現象的國家（郭承天 1999, 88）。

「國家整合教會」出現在一個非共產政權國家，其原因不在於政治體制的本質，而是來自於烏克蘭教會對於政府角色認知的傳統價值。由於傳統上基督教西部教會與東部教會經歷著不同的政治發展過程，因此，在討論國家／政府對教會的角色時，還需要由東部教會的傳統以及哲學，神學的解釋中去思考。

根據俄國哲學家貝爾加耶夫（Бердяев, Н. А.）的主張，基督教王國的實踐被分成兩種意識形態：西部教會的「教皇凱薩主義」（папоцезаризм/пароцаesarism），東正教會的「凱薩教皇主義」（цезарепапизм/caesarepapism）。兩者的根本差別在於，在「教皇凱薩主義」中，「人」的權力替代了神的恩典，教皇被視為基督的代表，一個普通人被神化（Сласть божеская была подменена властью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папа был признан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Христа, и человек этот был почти обоготворен），而「凱薩教皇主義」則是「沙皇被視為基督的代表，並被神化」（Царь признали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Христста и человека этого почти обоготворили）（Бердяев 1997, 159-160）。

「凱薩教皇主義」雖然在字義上可以翻譯成「政教合一」（теократия），但是一般對於「凱薩教皇主義」的解釋，大致以12世紀安提阿牧首區牧首費奧多（Феодор Вальсамон）的解釋為要：皇帝統領教會，皇帝的權力高於主教，掌握權力與特權（император главенствует над церковью, его власть выше епископской, ему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права 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архиерея）（Козырев 2018）。

就俄國政治史與正教會的教會史途徑來觀察，教會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教會保護者自居後，歷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莫斯科作為「第三羅馬」概念成形；到彼得大帝藉宗教改革之名廢除教會牧首，由皇帝自任教會領袖；繼之尼

古拉一世頒定「專制君主，東正教會，民族性」的三信條，再經1917年俄國大革命後，俄羅斯正教會宣告支持臨時政府；直到1927年，東正教會宣告不對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權採取敵對立場（Клибанов 1989, 636-637）；後至1941年，史達林因應對德戰爭，同意俄羅斯正教會再次恢復牧首。由這簡要的政治—教會關係發展觀察，除了回應了安提阿牧首對於教會與國家關係之間的解釋外，俄國哲學家今科夫斯基（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強調：教會受沙皇之庇護（загупничество），教會之責任在襄助沙皇（Зеньковский 2001, 41）。而這種帝國時代沙皇與教會之間的關係，最終在帝國之後，成為俄國神學家布爾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 С.）筆下的形容：教會事實上成為國家機構之一（Булгаков 1989, 334）。

由前對教會-國家關係的敘述，教會與國家之間彼此扮演主動或是被動角色的定位顯得相當清楚。因此，如前引克拉夫楚克所述的背景，烏克蘭自1917年即開展的國族建構國家獨立過程中，教會議題無不與政治運動緊密相連，政治力量無不介入，甚至主導教會獨立自主過程。其原因在於，如何將烏克蘭東正教會從莫斯科牧首區脫離出來的「去莫斯科化」，是烏克蘭國族建構中一個重要的工程。我們由「烏克蘭自主正教會」以及「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建立的歷史進程中更可以發現烏克蘭國家獨立和教會自主之間的連結關係。

三、烏克蘭正教會獨立之路

由近代烏克蘭國家的政治史進程中可以發現，國家（政治）與教會（宗教）在脫離俄羅斯的獨立之路上，兩者緊密的關聯性。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之後，帝國崩解的同時烏克蘭地區第一時間即出現獨立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5月烏克蘭中部波爾塔瓦（Полтава）等地區教區要求脫離莫斯科提出獨立的要求。俄羅斯正教會初步的回應是同意烏克蘭地區的教會在主日學及執禮時可以使用烏克蘭語（Соколов 2014, 335）。10月革命後，11月第三屆全烏軍人大會（3-й Все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йсковой съезд）在基輔決議烏克蘭教會獨立，政教分離以及執禮烏克蘭化（Соколов 2014, 587）。但是這些要求一直受到俄羅斯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的反對（Марчуков 2002,

320-336)。1922年蘇聯成立後，宣告烏克蘭自主正教會為「反革命」，進而在1944年起被蘇聯禁止。但是隨著蘇聯的改革開放，1989年，透過信眾自選大主教並在立沃夫召集大會後，烏克蘭自主正教會得以重生。隔年，烏克蘭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承認烏克蘭自主正教會合法。直到1991年底烏克蘭正式獨立，烏克蘭自主正教會於1995年正式登記成為國家承認的合法教會（Українська Автокефальн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 Церква 2015）。¹⁰

至於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則是除了政治議題外，還涉及教會內部的人事糾葛。

隨著蘇聯的改革開放，烏克蘭民族主義強化，在烏克蘭西部地區出現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烏克蘭自主正教會和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競逐信徒的現象，也就是信徒和教士轉向前兩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教會，並爭奪教會財產。而莫斯科牧首區對此現象除了在宗法上的不承認以外，既不願妥協，也沒有具體手段制止（Петрушко 2007, 391-403）。

1990年1月，俄羅斯正教會召開主教聯合大會（Архиерейский собор）決議賦予烏克蘭正教會更大的自主權利（同時間，包括白俄羅斯正教會），包括財政自主，自行命名教堂，自建神聖宗教會議（Синод），對轄下教區自主立法及管理（ДРЕВО 2014）。雖然在1990年的大主教會議中，莫斯科賦予了烏克蘭正教會更大的自主權，事實上已接近獨立狀態，但是在烏克蘭仍然有完全脫離莫斯科牧首區的聲浪。脫離莫斯科牧首區的行動在基輔-加里西亞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евский и Галицкий）菲拉利（Филарет-Денесенко）的推波助瀾下變得白熱化。

1989年俄羅斯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牧首比門（Пимен，1971~1989）過世，在產生新牧首以前，教會事務經推選由基輔-加里西亞都主教菲拉利任代牧首（местоблюститель）一職。由於烏克蘭正教會是莫斯科牧首區除俄羅斯以外最大的教會，菲拉利被推舉為牧首代理，被認為是當選牧首希望最濃的大主教。結果1990年6月的牧首選舉中，牧首選舉會議選出列寧格勒-諾夫哥

¹⁰ 關於烏克蘭自主正教會自主歷史過程的重要研究，請參考：МЕФОДІЙ（Кудряков）（2015）。

羅德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и Новгородский）亞歷克謝依二世（Алексей II）為新牧首。此事後菲拉利即積極推動烏克蘭正教會脫離莫斯科。

面對這種情勢，1990年10月新任牧首亞歷克謝依二世召集當年的第三次主教聯合大會，決議賦予烏克蘭正教會獨立地位，自主管理，都主教由烏克蘭主教自行選出，並經莫斯科牧首祝福（благословляться），而其頭銜為「基輔及全烏克蘭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евский и всея Украины），到烏克蘭以外地區時可冠上「聖福的」（Блаженнейший）稱號，並為莫斯科牧首區神聖宗教會議當然成員（ДРЕВО 2014）。但是這種在隸屬和完全獨立之間的妥協方法，在1990年代蘇聯行將瓦解，烏克蘭民族主義正風起雲湧之際未能實現。

到蘇聯瓦解，烏克蘭獨立，烏克蘭正教會在烏克蘭政治人物介入，菲拉利的意志等條件下，終於走向自決。

1991年烏克蘭第一任總統克拉夫楚克決意建立一個完全獨立於莫斯科之外的烏克蘭正教會。此意正與都主教菲拉利相合，1991年11月1日到3日，來自烏克蘭各地的22個主教區和32個修道院代表，以菲拉利都主教為首共95人，聚集基輔—洞窟修道院（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ая лавра），會中決議烏克蘭正教會自主，完全脫離莫斯科牧首區，並上書莫斯科牧首亞歷克謝依二世及俄羅斯正教會主教聯合會（епископат РПЦ），要求自主合法的恩賜（даровании）（Собор Епископат Украин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1991）。

菲拉利和克拉夫楚克都強調，「獨立國家的獨立教會，是宗法的返正及歷史的必然」（независимая Церковь в независим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является канонически оправданной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неизбежной），有助於鞏固烏克蘭人民的統一（вносить вклад в укрепление единства вс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Цыпин 2001, 552-555）。由此事件可見，烏克蘭正教會的脫離，就菲拉利而言，是對於牧首選舉的回應，但是這個過程也成為烏克蘭在獨立後欲形塑全民統一意識的國族化與去俄羅斯化過程中的工具和武器。

1990年代烏克蘭正教會的獨立，當時即造成烏克蘭正教會內部的分裂，有支持脫離者，亦有反對脫離者。1992年5月大部分的莫斯科牧首區主教，

在哈立科夫（Харьков）集會，選出新的基輔及全烏克蘭都主教符拉基米爾（Владимир）並獲得莫斯科牧首區的同意。6月11日，俄羅斯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決議剝奪菲拉利一切聖職頭銜（隨後於1997年被逐出教門）。但在烏克蘭政府支持下，部分烏克蘭自主正教會主教和菲拉利的支持者，在6月25-26日集會，正式成立「烏克蘭政教會基輔牧首區」。菲拉利自1995年起，擔任基輔牧首區牧首迄今。

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成立之後，欲尋求君士坦丁堡的承認。但是被君士坦丁堡牧首瓦佛洛梅（Варфоломей，迄今仍為君士坦丁堡牧首）拒絕，當時瓦佛洛梅聲明，只承認莫斯科牧首區的基輔都主教（Инок Макарий (Васильев) 2005）。

至此，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如烏克蘭自主正教會，都成為烏克蘭境內政治及法律上的合法教會，卻是東正教普世教會定義下的不合法教會。

四、1992年到2019年的教會獨立

就烏克蘭而言，烏克蘭的東正教會有兩個問題與國家形塑分歧：一是沒有統一的教會，二是雖然烏克蘭已擁有政治獨立性，但是正教會仍不具有完整的獨立性。前者事關教會的合併，後者則是要獲得普世東正教會的承認，如同烏克蘭被國際承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推動烏克蘭正教會獨立的深層力量並非來自於宗教信仰本質上的差異，而是政治意識。

烏克蘭第一任總統克拉夫楚克致力於協助新教會的建立及承認烏克蘭自主正教會。隨後的庫區馬（Л.Кучма）以及在顏色革命之後出任總統，出身西部的尤申科（В.Ющенко）都接續克拉夫楚克致力於教會合併，特別是冀求獲得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的承認。

出身於2005年橘色革命運動的尤申科，相較於前兩任總統更顯積極。2007年6月尤申科親赴伊斯坦堡會見君士坦丁堡牧首瓦佛洛梅，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正教會。但如同於1992年時反對的態度，2008年瓦佛洛梅前往基輔進行訪問時，仍對撤銷1686年詔令一事持保留的態度（Круг 2007）。2009年，尤申科直接向莫斯科牧首基利爾（Кирилл）提出獨立的烏克蘭正教會的要求（Lenta 2009）。但是尤申科的行為，與出身東部，時任總理的亞努

克維奇（В. Янукович）立場完全相反，烏克蘭政治風暴中的宗教衝突火種，早在當時即已點燃（Credo Press 2007; Segodnya 2008）。

直到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烏克蘭政局變動，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頓內次克，盧甘斯克部分地區獨立，俄烏關係極度惡化，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新任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А.Порошенко）加快烏克蘭教會獨立的腳步。2016年烏克蘭國會（Верховная рада）通過1422-VIII決議，要求君士坦丁堡撤銷1686年詔令，賦予烏克蘭正教會自主權利（Верховна Рада України 2016）。

隨著2019年烏克蘭總統選舉逼近，波洛申科面臨連任危機，加大了推動烏克蘭正教會獨立的力度，2018年4月波洛申科赴伊斯坦堡會見瓦佛洛梅，終於獲得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正面回應（PRM 2018）。

君士坦丁堡牧首對於烏克蘭教會身分改換態度的改變來自內外兩個因素的考量。首先，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轄下平信眾人口最多的教區，是成立於1922年5月的「北美都主教教區」，共有芝加哥，舊金山，匹茲堡，波士頓，丹佛，亞特蘭大及底特律幾個教區，這是君士坦丁堡最重要的財政收入和信徒基礎（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e）。¹¹其次，美國適時的對烏克蘭教區改隸一事表達支持的立場：2018年9月25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諾特（Heather Nauert）公開發言支持烏克蘭教會的自主（DW 2018）。到2019年5月，君士坦丁堡牧首瓦佛洛梅訪問希臘期間，特別於24日會見美國駐希臘大使派特（Geoffrey Ross Pyatt—烏克蘭2013年~2014年政變期間，時任美國駐烏克蘭大使），派特強調：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與美國關係之密切以及期望君士坦丁堡牧首區在近東及「烏克蘭」問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Regnum 2019）。

在取得君士坦丁堡的承諾後，波洛申科進行烏克蘭不同正教會的整合，2018年12月15日，波洛申科出席在基輔的聖索菲亞大教堂（Собор Святой Софии）舉行的聯合會，共有烏克蘭各地正教會派出的代表192人（主教 /

¹¹ 這也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區在2019年詔令中，禁止烏克蘭東正教會在烏克蘭境外建立教區以及強調烏克蘭海外移民的聖禮執禮權力屬於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的重要原因。請詳後述關於詔令內容的分析。

神父 / 修士平信眾各三分之一），會中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及烏克蘭自主正教會宣布自行解散，同時成立「烏克蘭正教會」（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Украины-ПЦУ），領袖頭銜為「基輔及全烏克蘭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евский и всея Украины）並投票選出第一任都主教耶皮法尼（Епифаний-Думенко）（РБК-Україна 2018）。至此，在烏克蘭出現兩個同樣頭銜的都主教，一個是自立的烏克蘭正教會，一個是服膺莫斯科牧首區的都主教。

2019年1月5日，在伊斯坦堡的聖喬治大教堂（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обор）君士坦丁堡牧首瓦福洛梅簽署賦予烏克蘭正教會自主的詔令（Interfax 2019）。並於第二天交給新任烏克蘭正教會都主教耶皮法尼（UKRINFORM 2019）。由此，烏克蘭正教會自認為已取得「獨立」的合法地位，成為普世東正教會一員，與其他教會平起平坐。

由前述兩段的說明可以了解，烏克蘭的國家 / 民族獨立在近代史上和教會獨立一事，兩者之間休戚與共，完全不可分割。而烏克蘭政府窮20年之力終於實現烏克蘭國族的宗教信仰統一。然而，事實是否如此？

肆、事件的遺緒

一、沒有獨立的獨立

由以往其他教會獨立的例子來看，烏克蘭正教會所謂獨立的過程，並不符合前面已述的宗法程序。透過對君士坦丁堡賦予烏克蘭正教會的詔令內容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這個詔令出現的爭端。¹²

1. 詔令在背景中形容「烏克蘭取得了政治上的完全獨立，國家及教會領袖30年來尋求教會獨立，和人民肩並肩的向君士坦丁堡聖座提出要求」（получила свою пол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и церковны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оторой уже почти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горячо просят ее церков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бок о бок с народом и созвучно с его давними

¹² 內容分析係根據詔令的俄文譯本（UNIAN 2019）。

просьбами своего времени обращенными к святейшего Апостольског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ого Престола)，而基輔都主教區（Митрополия Киевская）幾世紀以來即順服（покорность）君士坦丁堡聖座。君士坦丁堡並認定烏克蘭教會為其「女兒」（дочь）。

2. 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詔令內容中，並沒有賦予烏克蘭正教會明確的權力，牽涉到烏克蘭正教會具體權力的只有零碎出現的兩段文字：歷史之城基輔擁有宗座（имеет своей кафедр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город Киев）以及「涉及教會內部的管理，僅由都主教及神聖宗教會議審議判斷及確定」（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судится и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им и Священным Синодом）。

3. 詔令中更多的是重申君士坦丁堡對於烏克蘭正教會的權力。例如：(1) 烏克蘭東正教會領袖頭銜「聖福的基輔及全烏克蘭都主教」（Блаженнейший 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евский и Всей Украины）在未得君士坦丁堡同意前，不得自行增減；(2) 教會的主教區是位在烏克蘭的地理界線之內（имеют епархии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границах Украины）；(3) 烏克蘭正教會在其歷史城市基輔有自己的宗座，但是不得在烏克蘭境外派任主教和建立教區（не может ставить епископов или учреждать приходы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因為，對於烏克蘭海外移民擁有合法權力（канонические полномочия）¹³ 的是君士坦丁堡聖座。因此，烏克蘭正教會的合法性僅限於在烏克蘭政府領土（юрисдикция этой Церкви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ся территорией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4) 關於教會，宗法等重大問題的決定，烏克蘭正教會須向君士坦丁堡聖座報告（обращаться к Вселенскому Престолу），以取得「權威性」的意見和堅實的互諒（стремясь от него авторитетного мнения и твердого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5) 君士坦丁堡原在烏克蘭境內的修道院（ставропигии）原有的權利不變；(6) 君士坦丁堡牧首區所轄主教區主教團成

¹³ 所謂合法權力，指的是東正教徒七種聖禮的執行權力。包括聖體禮（свхаристия），洗禮（крещение），塗油禮（миропомазание），懺悔禮（покаяние），婚禮（брак），任聖職（священство），塗膏禮（елеопомазание）。

員，扣除退休者實為118人（ДРЕВО 2020）。但是詔令署名的主教，除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外，只有12個都主教簽字，分別是弗里烏／希臘（Вриуль），義大利及馬爾地夫，德國，特拉努波／君士坦丁堡（Трануполь），紐澤西，羅德島／希臘，克里特島，韓國，新加坡，奧地利，希密島／希臘（Сими）及芝加哥。

由前述文字內容的分析，君士坦丁堡在烏克蘭東正教會所謂獨立這件事情的深層因素，在於烏克蘭正教會原為君士坦丁堡「女兒」，但在1686年被轉送給了俄羅斯正教會這個後母（мачеха），然後烏克蘭在國家獨立後，尋求脫離「後母」時又轉向「生母」尋求支持。因此，詔令事實上只是撤銷1686年的移轉，使其回歸君士坦丁堡。而詔令中明白宣示，烏克蘭東正教會宗教事務的最終決定權都在君士坦丁堡，不得在海外建立教區，沒有在海外執聖禮的權力，且領袖頭銜是「基輔及全烏克蘭都主教」，這些在在顯示，在詔令中所謂烏克蘭正教會的「自主」更類似像是成為一個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轄下的自決教會（самоуправляемая церковь）或是教區長轄區（экзархат）。

4. 詔令簽署名單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區部分的都主教，且並非所有都主教都簽字。這些簽字的都主教零星的來自希臘教區，歐洲教區，北美教區，遠東大洋洲教區及克里特教區，甚至沒有土耳其教區都主教簽字。因此這個詔令並未經過教區所有主教之認同。

由前所述，烏克蘭正教會事實上沒有獨立，而是君士坦丁堡應烏克蘭政府要求，自行毀棄1686年經過其他獨立教會簽字認可的轉移詔令，而自認將烏克蘭教區收回，也就是回到1686年前的狀態，而烏克蘭政府和烏克蘭正教會卻自認已獨立。問題在於，如果其他14個獨立教會不承認君士坦丁堡的2019年詔令，則烏克蘭正教會仍舊是一個不合法教會，也沒有獲得合法地位。換句話說，這個新的烏克蘭正教會就如同她的兩個前身－「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和「烏克蘭自主正教會」一樣，在政治上被政府承認，但是在宗法上仍不被承認，情況基本上沒有改變。

整個所謂教會獨立事件，事實上是君士坦丁堡應烏克蘭政府要求送了一張沒有甚麼效力的紙，讓政治人物進行政治操作（Мельник 2019），而君士坦丁堡卻趁機自行擴張了自己的統領教區，卻連如1990年莫斯科牧首區對

烏克蘭正教會所允諾的具體權力都沒有。關於這點，連基輔牧首菲拉利都如此認為，結果最終造成新的烏克蘭正教會內部的紛爭（NOVOROSINFORM 2019）。

就外部的普世東正教會而言，由於君士坦丁堡牧首區越俎代庖，破壞了15個獨立教會「自主，平等，互不干涉」的基本原則，嚴重傷害東正教會之間維繫正統的規律性，製造彼此分裂。

二、烏克蘭內部的糾紛與普世東正教會的分歧

獨立事件並沒有對烏克蘭內部的分歧產生可見的彌合作用，甚至發生分裂的效果。首先是烏克蘭正教會內部在第一時間就爆出不和。

窮盡力量推動烏克蘭正教會獨立的菲拉利，未能成為新的烏克蘭正教會的領袖，而是被授予一個沒有實際權力，僅有空虛頭銜的「名譽牧首」（Почетный патриарх），造成新的烏克蘭正教會中不斷紛爭。

表4 烏克蘭正教會紛爭事件

時間	事件
2019/05/23	基輔牧首宣稱前總統波洛申科及新任都主教耶皮法尼欺騙（обман）。
2019/05/29	都主教耶皮法尼宣告不承認所謂基輔牧首區所有文件。
2019/06/03	君士坦丁堡牧首瓦福梅洛宣告，基輔牧首區從來不曾存在過（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
2019/06/11	基輔牧首菲拉利拒絕君士坦丁堡詔令
2019/06/14	菲拉利宣稱波洛申科及耶皮法尼以每票20美元在選舉時買票
2019/06/20	1. 菲拉利重建基輔牧首區 2. 烏克蘭正教會宣告基輔牧首為非法
2019/06/24	烏克蘭正教會撤銷菲拉利主教區管理權
2019/07/08	1. 菲拉利在「俄羅斯-24」電視台（Россия 24）公開批判君士坦丁堡詔令 2. 基輔地區部分教區重回莫斯科牧首區轄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簡單的事件整理中可以發現，不同立場的神職人員之間產生的齟齬，不僅彼此批評，還牽連到政治人物及君士坦丁堡牧首。這實在令人懷疑這個新教會要如何整合教會的基礎 烏克蘭東正教平信眾和基層神職人員？

如果新成立的烏克蘭正教會出現紛爭，在此同時受到擠壓的莫斯科牧首區在神職人員信眾和財產轉移上自然出現矛盾。

2019年1月烏克蘭國會修訂宗教法第8條（статью 8 закона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о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讓原來莫斯科牧首區所屬教區和財產可以更輕易移轉至烏克蘭正教會。根據新修訂辦法，教區中只要信眾一半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同意即可進行教區移轉，教區移轉同時教區財產自動移轉。舉例說，一個教區若有信眾1000人，則501人即可成會，334人即可決定移轉（BBC 2019）。而據初步統計，有意由莫斯科牧首區移轉至新教會的主要以西部的沃林（Во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立沃夫（Льв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羅文（Ров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等以及中部的維尼次（Винницкая область），赫梅尼次（Хмельницькая область），日托米（Житоми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各州（DSNEWS 2019）。

至於原本即是以莫斯科牧首區馬首是瞻，尋求加入俄羅斯，正陷入內戰狀態的烏東地區，烏克蘭正教會脫離莫斯科牧首區獨立事件不啻是火上加油。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Донец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在烏克蘭正教會取得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的詔令後，於2019年2月決議撤銷境內所有新成立的烏克蘭正教會的教會組織，並自3月1日起驅逐所有烏克蘭正教會的神職人離開共和國境內，並且沒入所有新成立的烏克蘭正教會財產，在其境內只容許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Кириллов 2019）。這意味著，烏克蘭東部在此事件之後，在精神上將和現代烏克蘭國家越走越遠，分道揚鑣，讓烏克蘭進一步走向分裂。

因此，教區移轉反而是撕裂烏克蘭國族性的一個重要刀刀，不但無助於烏克蘭國家意志的凝聚，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

至於普世東正教會之間迄今對烏克蘭東正教會獨立之事也沒法達到共識，有支持君士坦丁堡者，如希臘正教會。也有強烈反對者，例如安提阿牧首區和塞爾維亞正教會。有觀望者，如喬治亞正教會，羅馬尼亞正教會。也有保持中立者，如阿爾巴尼亞正教會（DW 2019）。而這些教會立場的歧異又可以由各

國的國家立場分辨出些端倪。因此2019年可以視為基督宗教的又一次分裂，而這種分裂，嚴格來說最主要的起因不在於宗教，而在於政治議題。

伍、結論

由烏克蘭正教會「獨立」的過程可以看到教會和教會之間的競爭，國家和教會之間因國族形塑而出現的合作。在當代民主社會，基本上國家不干涉教會事務的大原則下，東正教奉行凱撒教皇主義（Caesaropapism）的傳統，相對西方國家，使得國家對教會事務有著較深的影響力。這讓政治與宗教之間的分際變得模糊，甚至導致政治人物在教會事務中扮演極為突出的角色。

由烏克蘭的國族形塑來看，政治人物對宗教的運作由於政治利益的考量反而忽略一個可以事緩則圓的事實：烏克蘭東正教信徒在烏克蘭獨立之後教會歸屬感的轉換。

根據拉祖科夫中心長時間的調查顯示，烏克蘭東正信徒對於自己所屬教會的歸屬一直出現由莫斯科牧首區向本土教會流動的趨勢。

2000年時，認同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是18%，到2013年增加到26%。而認同烏克蘭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區則是由2000年的14%上升到2010年的35%，隨後向下降到2013年的28%。2013年後，由莫斯科牧首區向基輔牧首區的流動更加明顯，莫斯科牧首區剩下12%，而基輔牧首區上升到29%。再加上烏克蘭自主正教會，則兩者增加到43%。因此在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區與烏克蘭自主正教會合併後，烏克蘭東正教會就成為烏克蘭最大的正教會（РБК-Україна 2019）。

這種趨勢本可以造成未來由量變到質變的事實，促使俄羅斯正教會完全承認烏克蘭教會的獨立性。但是烏克蘭政治人物的政治操作不僅沒有帶來可見的統一效果，反而在宗教和政治上帶來更大的混亂。目前，烏克蘭正教會內部出現追隨新教會和追隨原基輔牧首的混亂窘狀，烏東頓巴斯地區則堅決抵制新成立的烏克蘭正教會。在外部，普世東正教會由於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的獨斷行爲，造成全體15個東正教會之間對烏克蘭正教會地位身分認定的歧異，而這種混亂無法預知需要耗費多久時間才能塵埃落定。

（收件：109年2月14日，接受：109年6月11日）

附錄1 東正教教士品級

白衣教士（Бел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	黑衣教士（Черн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
助祭 / 輔祭（Диакон）	
助祭 / 輔祭（Диакон）	修士輔祭（Иеродиакон）
大輔祭（Протоиакон）	修士大甫祭（Архидиакон）
神父 / 教士（Священник）	
神父（Иерей/священник/пресвитер）	修士司祭（Иеромонах）
大司祭 / 大司鐸（Протоиерей）*	修道院院長（Игумен）
	修士大司祭（Архимандрит）
主教（Епископ/Архиерей）	
	主教（Епископ）
	大主教（Архиепископ）
	都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牧首（Патриарх）

說明：*教堂主事

*見習修士（Рьясофор）。

資料來源：Иеромонах Аристрах（Лоханов）（1999）。

Autonomy of the Church and Nation-Building: On the Process of Independenc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in Ukraine

Zhu-cheng Zha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nation, various original conditions, such as common historical memory, language, culture, religious beliefs, etc.,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integration of Ukrainian statehood,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ar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krainian Church, where it separated from Moscow's rule and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Church. However,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Ecumenical Orthodox Church, this topic not only touches state policy, but also the Church tradition, which has a connection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In addition, the topic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urch in Ukraine concerns two inevitable problems: the Church's intensification of Ukrainian believers and the power of the Moscow Church's influ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autonomy of 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the structur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the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of the Ukrainian Church from Mosc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and the impact of this topic on society in Ukraine.

Keywords: Ukraine, Russia, Constantinople, Orthodox Church, Caesarepapism

參考文獻

- 郭承天，1999，〈政教關係的理論與實踐〉，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88-2414-H004-009，臺北：行政院國科會。Kuo, Cheng-Tian. 1999. *Zheng jiao guan xi de li luen u shi jia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NSC 88-2414-H004-009.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Hamburger, Philip. 2002.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Cambridge,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saacs, Rico, and Abel Polese. 2016. *Nation Building and Identity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New Tool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olstø, Pål. 1999. *Nation-building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Post-Soviet Societies: An Investigation of Latvia and Kazakst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uzio, Taras. 1998. *Ukraine: 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erry, Michael J. 1997. *Religion in Politics: Constitutional and Moral Perspectiv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ons, Greg, and David Westerlund. 2016. *Religion, Politics and Nation-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Williams, Christopher, and Thanasis D. Sfikas. 1999.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Russia, the CIS and the Baltic States*. Farnham, UK: Ashgate.
- Zott, Lynn M., ed. 2012. *Church and State*. Detroit, MI: Greenhaven Press.

俄文文獻

- BBC. 2019. “ПЦУ или УПЦ МП: как общины смогут переходить в новую церковь.” [PCU or UOC MP: How Communities Can Move to a New Church]. <https://www.bbc.com/ukrainian/news-russian-46905013> (September 2, 2019).
- Credo Press. 2007. “Янукович благодарит УПЦ МП за духов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и призыва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никогда не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о внутренние дела Церкви.” [Yanukovych Thanks the UPTS -MP for Spiritual Support and Calls on the State Never to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hurch]. <http://portal-credo.ru/site/?act=news&id=50944>(August 27, 2019).

DSNEWS. 2019. “Переход в ПЦУ: названа самая активная область.” [Transition to the PTSU: The Most Active Area Is Named]. <http://www.dsnews.ua/society/perehod-v-ptsu-nazvana-samaya-aktivnaya-oblast-v-ukraine-25022019063800>(September 2, 2019).

DW. 2018. “Госдеп США поддержал возможную автокефалию украинской церкви.”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upported the Possible Autocephaly of the Ukrainian Church]. <https://www.dw.com/ru/госдеп-сша-поддержал-возможную-автокефалию- украинской-церкви/a-45640675>(January 12, 2020).

DW. 2019. “Дилемма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кто признает украинскую автокефалию.” [The Dilemma of Orthodoxy: Who Recognize the Ukrainian Autocephaly]. <https://www.dw.com/ru/дилемма-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кто- признает- украинскую- автокефалию /a-46998122>(September 2, 2019).

Interfax. 2019. “Патриарх Варфоломей вручил томос предстоятелю новой церкви Украины.” [Patriarch Bartholomeos Presented the Tomos to the Primate of the New Church of Ukraine]. <https://www.interfax.ru/world/645193>(September 2, 2019).

Lenta. 2009. “Кирилл и Киев.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 начал десятидневный пастырский визит на Украину.” [Cyril and Kiev. Patriarch of Moscow Began a Ten-day Pastoral Visit to Ukraine]. <https://lenta.ru/articles/2009/07/28/firstday/> (August 27, 2019).

NOVOROSINFORM. 2019. “Раскольник Филарет отрекся от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ого «томоса».” [The Schismatic Filaret Denied the ‘Tomos’ of Constantinople]. <https://novorosinform.org/777264>(September 2, 2019).

- PRM. 2018. “Украинская поместная церковь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м элементом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 Порошенко анонсировал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од Вселен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The Ukrainian Local Church Is a Key Element of Independence - Poroshenko Announced the Historical Synod of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ate]. <https://prm.ua/ru/ukrainskaya-pomestnaya-tserkov-yavlyaetsya-klyuchevyim-elementom-nezavisimosti-poroshenko-anonsiroval-istoricheskiy-sinod-vselenskogo-patriarhata/>(August 27, 2019).
- Regnum. 2019. “Почему патриарх Варфоломей отчитывается перед послом США.” [Why Patriarch Bartholomeos Reports to the US Ambassador]. <https://regnum.ru/news/polit/2634975.html>(January 12, 2020).
- Segodnya. 2008.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В Киеве готовится раскол миров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ия.” [Moscow Patriarchate: Kiev is Preparing a Split in World of Orthodoxy]. <https://www.segodnya.ua/politics/mockovckij-patriarkhat-v-kieve-hotoviteja-rackol-mirovoho-pravoclavija-118276.html> (August 27, 2019).
- TASS. 2017.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церкви на Украине. Досье.” [Orthodox Churches in Ukraine. File]. <https://tass.ru/info/4447141> (January 12, 2020).
- UKRINFORM. 2019. “Патриарх Варфоломей вручил Томос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Украины.” [Patriarch Bartholomeos Presented Tomos to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https://www.ukrinform.ru/rubric-society/2614363-patriarh-varfolomej-vrucil-tomos-pravoslavnoj-cerkvi-ukrainy.html> (September 2, 2019).
- UNIAN. 2019. “Томос об автокефалии ПЦУ: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Tomos on Autocephaly of the PTSU: Published the Full Text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https://www.unian.net/politics/10399950-tomos-ob-avtokefalii-pcu-opublikovan-poln-yy-tekst-istoricheskogo-dokumenta.html>(September 2, 2019).
- Бердяев, Н. А. 1997.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Philosophy of Freedom: The Origins and Meaning of Russian Communism]. Moscow: ZAO Svarog i K.

- Булгаков, С. 1989.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Очерки учен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3-е издание*. [Orthodoxy: Essays on the Teachings of the Orthodox Church. 3rd edition]. Paris: YMCA-Press.
- Власов, Андрей. 2018. “Передача Киевской митрополии в 1686 году: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и возможен ли обратный ход?” [Transfer of the Kiev Metropolitanate in 1686: How Was It and Is It Possible to Reverse It?]. <http://svsobor.com/peredacha-kyevskoi-mytropolyy-v-1686-hodu-kak-jeto-bylo-y-vozmozhen-ly-obratnyi-khod/> (August 23, 2019).
- Горевой, Д. 2019. “Просто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К какой церкви себя причисляют жители Украины и кому из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лидеров доверяют – соцопрос.” [Just Orthodox: What Church do Ukrainian Residents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and Trust Which Religious Leaders – Opinion Poll]. <https://www.currenttime.tv/a/ukraine-religion-sociology/30273242.html> (January 12, 2020).
- Днепр Днепрович. 2015. “Украинской нации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Ukrainian Nation Does Not Exi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7urJpQ_Bag (August 20, 2019).
- Дмитриев, Михаил. 2003. *Между Римом и Царьградом: Генезис Брестской церковной унии 1595-1596 гг.* [Between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Genesis of the Brest Church Union 1595-1596]. Moscow: Moscow University Press.
- ДРЕВО. 2014. “Московский Собор 1990.” [Moscow Cathedral 1990]. <https://drevo-info.ru/articles/27125.html> (August 24, 2019).
- ДРЕВО. 2020. “Епископат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Episcopat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https://drevo-info.ru/articles/13174.html> (May 1, 2020).
-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 2001.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Moscow: EKSMO-Press.
- Иеромонах Аристрах(Лоханов). 1999. *Что надо знать 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церковном этикете*.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rthodox Church Etiquette]. Moscow: Trifonov-Pechenga Monastery.

- Инок Макарий (Васильев). 2005. “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в дел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On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Affair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ttp://www.pravoslavie.ru/analit/050419222127.htm>(August 24, 2019).
- Карташев, А. В. 1991.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Том I.*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hurch. Volume I]. Moscow: Science.
- Кириллов, Д. 2019. *Именем Доне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Донбасс начинает церковную войну.* [In the Name of the Donetsk Republic: The Donbass Begins the Church's War]. <https://www.svoboda.org/a/29792440.html> (May 2, 2020).
- Клибанов, А.И.(Науч. ред.). 1989.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ехи истории.* [Russian Orthodoxy: Milestones in History]. Moscow: Politizdat.
- Козырев, А.П. 2018. “Цезарепапизм.” [Caesaropapism]. <https://iphlib.ru/library/collection/newphilenc/document/HASH0132a75ab36b29f745fd8532>(January 24, 2020).
- Круг, Павел. 2007. “Из варяг в греки.”[From Varangians to Greeks]. http://www.ng.ru/facts/2007-07-04/1_vgreki.html(September 2, 2019).
- Малиновский, А.(ред.).1828. *Собр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грамот и договоров,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Collection of State Certificates and Agreements Stored in the State Board of Foreign Affairs]. <https://runivers.ru/upload/iblock/47f/sobranie%20gos.%20gramot%20i%20dogovorov.%20T4.pdf> (August 23, 2019).
- Марчуков, А. В. 2002. “Украинская автокефальн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1921-1922 годы).”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The Origin and Feature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1921-1922)]. <http://pstgu.ru/download/1172751953.marchukov.pdf>(August 30, 2019).
- Мельник, Тарас. 2019. “«Бумажная автокефал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Принятие Томоса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Paper Autocephaly for Ukraine: Acceptance

Tomos and Its Consequences]. <https://pravoslavie.ru/118614.html>(August 27, 2019).

Московская Патриархия. 1948.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Поль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о своём посещении Москвы.”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olish Orthodox Church about Their Visit to Moscow]. <http://www.jmp.ru/ya43.php?ys=48&my=07&rm=CJZN&sr=480704>(August 22, 2019).

Московская Патриархия. 1949. “Поль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Polish Orthodox Church]. <http://www.jmp.ru/ya43.php?ys=49&my=03&rm=CJZN&sr=490305>(August 22, 2019).

Московская Патриархия. 2000. *Уста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Charter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Moscow: Publisher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 1980.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Moscow: Publication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3. “Уложенная грамота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Патриаршества.” [The Charter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triarchate in Russia]. <http://www.sedmitza.ru/text/443574.html> (May 4, 2020).

Петрушко, В. И. 2007. “ДЕНИСЕНКО.” [DENISENKO]. In Patriarch of Moscow and All Russia Kirill, eds., *Pravoslavnaia entsiklopedija. T.XIV*. [Orthodox Encyclopedia. Vol. XIV.], pp. 391-403. Moscow, Russia: Church and Scientific Center.

РБК-Україна. 2018. “Объединительный собор: главное.” [Unification Cathedral: the Main Thing]. <https://www.rbc.ua/rus/news/obedinitelnyy-sobor-onlayn-translyatsiya-1544806423.html>(September 2, 2019).

РБК-Україна. 2019. “Верующие ПЦУ уже составляю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ред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Украины.” [Believers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already make up a relative majority among the Orthodox in Ukraine]. <https://www.rbc.ua/rus/news/veruyushchie-ptsu-sostavlyayut-otnositelnoe-1573807340.html>(January 12, 2020).

- 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2019. “Грамота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http://doc.histrf.ru/10-16/gramota-ob-utverzhdenii-moskovskogo-patriarkhata/> (August 23, 2019).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broad]. <http://www.patriarchia.ru/db/organizations/1593164/> (August 22, 2019).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b. “Патриарший экзархат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Patriarchal Exarchate of Western Europe]. <http://www.patriarchia.ru/db/organizations/30969/> (August 22, 2019).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с. “Патриарший экзархат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The Patriarchal Exarchate of South-East Asia].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332938.html> (August 22, 2019).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d. “Епархии.” [Bishopric]. <http://www.patriarchia.ru/db/organizations/30968/> (August 22, 2019).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2019е.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архиепископия.” [American Archbishopric].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134487.html> (September 2, 2019).
- Собор Епископат Украин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1991. “Обращение Собора Украин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к Святейшему Патриарху Московскому и всея Руси Алексию II и епископату РПЦ” [Appeal of the Council of 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to His Holiness Patriarch of Moscow and All Russia Alexy II and the Episcopat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ttps://www.ec-patr.org/deltiotypou/ukraine/aitima-aftokef-1-3-Nov-1991.pdf> (August 27, 2019).
- Соколов, А. В. 2014.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России, февраль 1917 - январь 1918 гг.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Пб: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А.И. Герцена” [The State and the Orthodox Church

in Russia, February 1917 - January 1918]. <https://disser.spbu.ru/disser/dissertatsii-dopushchennye-k-zashchite-i-svedeniya-o-zashchite/details/12/483.html>(August 24, 2019).

Ченцова, В. Г. 2017. “Синода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1686 г. О Киевской Митрополии” [The Decision of Synod in 1686. On the Kiev Metropolitanate]. http://www.drevnyaya.ru/vyp/2017_2/part_9.pdf (August 23, 2019).

Цыпин, В. А. прот., Петрушко, В. И. 2001. “Архиерейский собор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31 марта - 5 апреля 1992 г.” [Bishops’ Council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March 31 - April 5, 1992]. In Patriarch of Moscow and All Russia Kirill, eds., *Orthodox Encyclopedia. Vol.III*, pp. 552-555. Moscow, Russia: Church and Scientific Center.

烏克蘭文獻

Верховна Рада України. 2016. “ПОСТАНОВА Верховної Ради України. Про Звернення Верховної Ради України до Його Всесвятості Варфоломія, Архієпископ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я і Нового Риму, Вселенського Патріарха щодо надання автокефалії Православній Церкві в Україні № 1422-VIII” [RESOLU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Ukraine. On the Appeal of the Parliament of Ukraine to His Holiness Bartholomew, Arch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and New Rome,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 on granting autocephaly to the Orthodox Church in Ukraine No.1422-VIII]. <https://zakon2.rada.gov.ua/laws/show/1422-19> (August 30, 2019).

Власовський, Іван. 1998. “Нарис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Православної церкви.-репринт.вид. Т.2.”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reprint.view. Vol. 2]. http://shron1.chtyvo.org.ua/Vlasovskyi_Ivan/Narys_istorii_Ukrainskoi_Pravoslavnoi_Tserkvy_Tom_II.pdf (August 30, 2019).

МЕФОДІЙ (Кудряков). 2015. *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ївський і всієї України, Предстоятель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Автокефальної Православної Церкви. Один народ. Одна мова. Одна Церква: Збірка праць до 15-річчя*

Пред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Metropolitan of Kiev and all Ukraine, Head of the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One People. One Language. One Church: A Collection of Works for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Presidency]. Kiev, Ukraine: Metropolitan Methodius Memorial Fund Publishing Department.

Міні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и України. 2019. “Наказ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и України від 29.03.2019 р. № 257 «Про річну статистичну звітність з питань державно-конфесійних відносин в Україні за 2018 рік (релігійні організації)” [Ord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 Ukraine No. 257 dated 29.03.2019 on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ing on State-confessional Relations in Ukraine for 2018 (Religious Organizations)].https://risu.org.ua/ua/index/resources/statistics/ukr_2019/75410/ (August 24, 2019).

Українська Автокефальн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 Церква. 2015. “Меморіальний сайт Блаженнішого Мефодія,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Київського і всієї України, Предстоятел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Автокефальної Православної Церкви ” [Memorial Site of His Beatitude Methodius, Metropolitan of Kyiv and All Ukraine, Head of the 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
<http://patriarchia.org.ua/ru/istoriya-uapc-chastina-8-novitnye-vidrodzh/> (August 27, 2019).